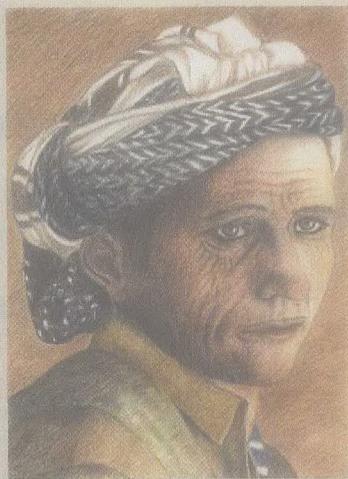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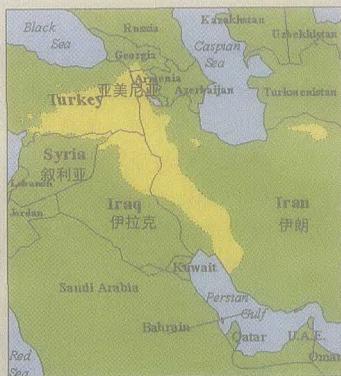




“我们的命运就是被出卖”。20世纪70年代库尔德人领袖老巴尔扎尼在兵败流亡前，曾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霍格兰感慨地说。

夹缝中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肖像

■库尔德人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受到不公正对待。

□吴强（北京）

目前，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Ⅱ”已处于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按照惯例，在大造舆论、调兵遣将的同时，美国都要在被攻击的地区物色一个政治军事上都说得过去的本土同盟者——在科索沃战争中是阿族解放军，在阿富汗则是“北方联盟”，他们都曾充当了推翻原统治政权的急先锋。在伊拉克，这个角色似乎已落到了“库尔德人”的身上，但是，该族人中最重要的政治和武装集团至今却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求战”欲望。

渴望国家的民族

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四个民族之一，

2700万库尔德人一直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家园。尽管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被称为“库尔德斯坦”，但这一地区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分割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等几个国家之内，而库尔德人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受到异族统治者的不公正对待。

为了争取民族平等权力，寻求自主、自治乃至独立，自1919年起分散在各国的库尔德人就进行了长期斗争、多次起义，但均遭到所在国政府军队的镇压、围剿，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现有约450万，占伊拉克总人口的23%，主要居住在伊北部的达胡克、厄比尔和苏莱曼尼亚三省及伊著名油田基尔库克地区。其聚居地区的石油储量占全国石油储量的60%~70%，石油年产量更曾占到全国总产量的80%~90%。

比较而言，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中东几个库族居住国中所享有的政治权力是最多的，库尔德人在伊拉克不仅是得到宪法承认的两大民族之一，还曾被允许实行自治。然而，这一切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

从1922年开始，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为寻求民族独立，曾多次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但均告失败。1958年推翻君主制后上台的伊拉克新政府，曾对库尔德人采取怀柔政策，在新宪法中明确承认了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给予库尔德人一定的合法权利，但拒绝承诺更广泛的民族区域自治要求。为此，从60年代后，老巴尔扎尼领导库尔德人与政府军进行了延续达十年之久的内战。1970年3月，双方签订了承诺让库尔德人在其聚居区内自治的和平协定。内战结束，但协议没有生效。1974年4月，

因政府单方面宣布实施严重限制库尔德人自治权利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法》，老巴尔扎尼领导库尔德民主党在伊朗、美国等支持下重新与政府军开战。1975年3月，时任伊拉克副总统的萨达姆主持与伊朗签署了《阿尔及尔协议》，以向伊朗出让夏台——阿拉伯河口地带的部分有争议领土和领水为诱饵，换取了伊朗放弃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武装的支持。协议签订后不到一周，充分准备的伊军就对库尔德人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完全控制了北部地区，库尔德人独立的梦想“被淹没在阿拉伯河的河水之中”。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库尔德人在伊朗支持下再次向政府军宣战，但又遭萨达姆的严酷镇压。1988年两伊停火后，库族反抗力量迅速被萨达姆瓦解。海湾战争后，库尔德人看到伊军遭重创及南部什叶派起义的有利时机，在美国怂恿下于1991年3月再次起事，迅速控制了北部包括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和扎胡等城市在内的大部分库尔德地区，一度攻占石油重镇基尔库克。但库尔德人的胜利只保持了很短时间，当月底即被萨达姆击败。4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库尔德人保护区，才使伊拉克库族人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萨达姆铁腕与库尔德噩梦

在萨达姆看来，库族人多年来一直充当着外部势力分裂国家、干涉内政的工具，因此将库族视为心腹之患，并屡屡以铁腕镇压。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姆在指挥清剿库族武装时，多次采取“清乡”战术。1975年击败巴尔扎尼后，萨达姆命令将位于两伊边界30公里宽地带的村庄全部摧毁，村民则流放到伊拉克南部。在这一过程中，失踪或死亡的库尔德人高达10~30万人。两伊战争期间，为报复库尔德人支持伊朗，从1983年到1988年间，伊军摧毁了约25个库尔德城镇和4000个村庄，50万库尔德人被放逐，150万人成为难民。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后，腾出手来的萨达姆调集其精锐部队，对北部山区进行

全面惩罚性清剿，甚至在281个地区动用了化学武器。仅1988年3月在哈拉卜贾城使用包括芥子气、氰气和像沙林、塔崩之类神经性毒气的化学武器攻击，至少造成了约5000人死亡，其后遗症一直贻害至今（在这些地区，居民中患癌症的比例比中东地区的平均得病率高10倍）。在某些地区，如靠近伊朗边境的迪泽堡，伊拉克军方将7万多居民赶走，然后用推土机和炸药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经过这次清剿，许多库尔德村镇被摧毁，数十万人成为难民，整个伊拉克北部几乎成为无人区。

海湾战争后，库尔德人再次发动起义。仅数周，萨达姆在平息了南部什叶派的骚动后，调军北上，使用飞机、坦克、甚至毒气等，迅速击败了库尔德武装。为了逃避萨达姆报复，多达200万伊拉克库尔德难民背井离乡，蜂拥至土耳其和伊朗避难，在逃难过程中冻死、饿死和病死的难民不计其数。

对伊拉克库族人而言，这场起义简直是场噩梦。要不是西方强制在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设立“安全区”，他们的命运将会更加悲惨。

内部纷争

伊拉克库族分属50多个部落，由于长期处于经济落后和文化闭塞的状态，政治上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组织起作用，其内部矛盾斗争错综复杂，派别林立，纷争不断。

目前伊库族除1946年创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和1975年创立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这两个最大的政党外，还有近十个小政党，他们的政治主张及政党利益各异。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PUK倾向西方和伊朗，较为激进，坚持不与萨达姆政权谈判自治，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政权，建立一个包括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部分领土在内的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马苏德·巴尔扎尼领导的KDP相对保守，主张政治解决库族问题，不排除库尔德族与伊拉克共组联邦的可能性，希望与伊政府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在统一的伊拉克内实

现库族自治。

1992年5月，KDP党和PUK等八个组织在西方支持下宣布脱离伊拉克政府，实行自治，选举出由105人组成的“库尔德民族议会”，并于7月5日组成自治政府。但这并没有终结库族内部已延续多年的权力与利益争斗。1994年5月，两党为争夺势力范围大打出手，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持续两年之久，数千库尔德人丧生，上万人沦为难民，议会和自治政府陷于瘫痪状态。1996年8月中旬，库民党领袖小巴尔扎尼甚至致函萨达姆，请求当局“出兵协助打击亲伊朗的PUK”，主动将伊拉克政府军引入库尔德人的内部冲突之中。后来，虽然经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调和，库族内部的分歧仍然很深。

美国的双重标准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对美国的态度十分复杂。

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出卖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背后，有美国的影子。1988年，萨达姆大肆屠杀库尔德人时，美国视而不见。海湾战争后，库尔德人听信老布什的起义号召，结果招致萨达姆无情镇压，美国坐视萨达姆对库尔德起义者数周的屠杀而不闻不问，尽管正是美国情报机关向他们许诺了美国对其自治意愿的支持。

伊拉克库尔德人十分清楚，美国从来无意于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设立安全区、进行军事保护，在伊拉克库尔德两大派间做调解工作，提供巨额军事技术和物资援助，希望两派实现联合，都是为了制裁伊拉克，对付萨达姆政权。美国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并不希望看到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出现，仍然声称“保证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更令库尔德人沮丧的是，在库尔德问题上，美国对伊拉克和土耳其采取明显的双重标准。美国对伊镇压库尔德人采取强硬打压态度，而对土耳其当局更残酷的镇压行动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显然，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并非出于“人权”或“民族独立”之类的高尚目的。

谁为美国充当反伊先锋?

目前在伊拉克的六个主要政治反对派中,只有库尔德人拥有像样的武装。两支库尔德人武装号称拥有8.5万的兵力,实力最强,并在伊北部拥有自己多年经营的地盘。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国际上纷纷将其与助美击败塔利班的“北方联盟”相提并论。而美国出于自身考虑,也一再与其接触,谋求倒萨及战后安排的顺利进行,并且,在库尔德人中的确有一部分人跃跃欲试,想重演阿富汗北方联盟攻进首都分享政权的辉煌。

但是,客观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使库尔德人的不少领袖出言谨慎,较为低调,不愿冒险打先锋。从实际情况看,库尔德人的谨慎不无道理。

首先是军力与伊军相差太远,虽有美国的支持,但地面作战中他们几乎从未胜过,心理上未战先怯;其次,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北方联盟不同,它只具有地区性影响,不具备全国性影响,也只具有地区性力量,越出自己的聚居区,库尔德人武装就什么都不是,不太可能在巴格达取代萨达姆执政,所以,它最多只能起到牵制性的作用;再者,库尔德人力量壮大,还会引起周围众多国家的不满与不安。

现在,除担心伊拉克会被肢解外,阿拉伯国家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等则担心引起自身内部的库尔德人要求自治与独立的连锁反应。毕竟,阿富汗北方联盟谋求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库尔德人谋求的却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这样必然会引发整个阿拉伯地缘政治地图的大激荡,这些国家都不会坐视库尔德人政治军事力量的强大。因此,美国对库尔德人武装的使用上也是慎之又慎。

跨国性决定的复杂性

20世纪70年代库尔德人领袖老巴尔扎尼在兵败流亡前,曾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霍格兰感慨地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被出卖。”

的确,近百年来库尔德民族一再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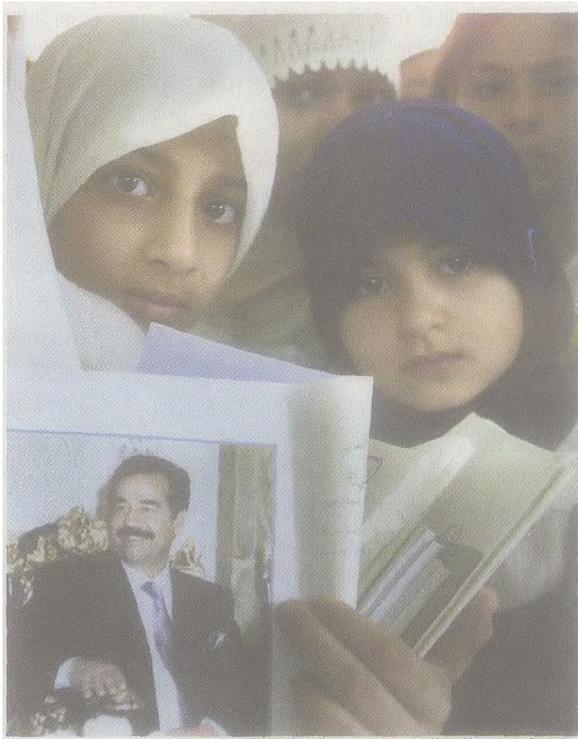
世界列强争夺与交易的牺牲品。在大国游戏中,库尔德问题常常只是一个政治筹码,甚至只是一个策略筹码。库尔德人曾被英国、法国殖民者出卖过,被冷战时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卖过,也被本地区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背弃过。

1920年“库尔德斯坦”独立的丧失、1946年伊朗库尔德共和国的覆没和1975年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斗争的失败等,无一不是大国交易的结果。一些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许会在某些时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某个国家的库尔德运动,但却从来没有一个大国真正愿意支持和帮助库尔德人建立任何独立或自治的实体。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命运,依然注定只是大国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能被暂时放置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上。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最终都成为交易后的弃子。

历史的教训使库尔德人对参与美军的攻伊行动踌躇再三。已经花费高昂代价的美国当然不会将这样一支力量弃之不用,但从美国处理科索沃、阿富汗等地区民族问题的先例来看,美国为达到政治军事目的,总是事先大肆渲染在“暴政”统治下“受伤民族”的苦难,以人权大旗为先导,以救民于水火为口号,吊民伐罪,对其统治者大加讨伐。但政权易帜后,却将民族问题的包袱甩脱不理。而库尔德人却要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生活下去,西方总不可能永远保护他们,最后他们要面对的仍然还是巴格达政权。如果再次被出卖,库尔德人是否还要准备接受又一次的民族劫难?

库尔德问题在中东的棘手和复杂程度仅次于巴以问题,只是由于巴以问题的激烈性及国际影响,掩盖了库尔德问题的紧迫性。库尔德人的最终目标是想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但实际上,无论在库族居住的哪一个国家,库尔德人独立的梦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



在库尔德人中间,萨达姆可就没什么民意支持度。

些国家虽然相互间矛盾尖锐,并都在一定时候利用过对方国家库尔德人进行反政府活动,但他们在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问题上目标一致,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压制、打击的政策,所不同的是程度和手段上的差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可以在库尔德人难民及所谓“人道主义”问题上大表关心,但对其政治要求却退避三舍,含糊其辞。由于“库尔德斯坦”地处世界石油生产的核心地区,库尔德问题关系中东几个地区大国的直接利益,任何西方大国为了确保在海湾的战略利益,都不愿因触动库尔德问题而引发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动荡。库尔德问题只能在各个国家内部,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求得解决。

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不是一个国内问题,不可能随着美国对伊拉克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它的跨国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其主要跨居国的关系的复杂性同样使美国也无法深深卷入其中。因为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库尔德人命运的特殊“关照”,都可能引发可怕的连锁反应,使这一地区陷入大动荡中。

无论库尔德人在这次倒萨行动中表现如何,其命运都不会有太多的改变。